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趙考古文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録監生臣姚秉哲

趙考古文集卷二

明　趙撝謙　撰

巨腹子傳

巨腹子莫知其氏名其腹皤然而巨故以是稱於人人其性幽雅不喜與人競或慢謔之靡以為意甚則徐和以語為笑樂閱經書不甚字過或求其賦詩則曰爾為我筆之舉口而成求其覩書則曰吾非傭書生好肆意

山水間遇清絶處便藉草石坐脫冠掛松樹枝解衣鼓腹長歌聲振林木間若泓龍夜吟嫋嫋有餘韻不嗜酒啗肉過三四簋或謂之曰復能進乎笑曰廉將軍八十尚食肉數斤飯一斗我壯年謂不廉將軍若耶復益數簋立盡嘗喟然曰天地間有眞可樂人不知也其知而樂者惟我與無何公乎無何公者世莫知其人或曰郎巨腹子別號也或曰一人曾牧羊於石山中云

鄒道朋傳

太學生鄒道朋字孟德會稽餘姚人也有遠志聰達機變眉目穎異唇如渥丹少以民間特秀補縣學生即知研經博覯為事奮然自樹立痛刮磨琢勵每顧進就常若不逮日謝等夷閉户誦習尤精尚書學夜則俟同舍生已睡復出户溫諷日所業篇徐步兩廡一匝即畢以為常雖雪寒雨暑不少輟入户就榻復踞側抒思項之然後寐雞晨悵然嘆曰鄒道朋汝當為天下奇丈夫安可悠悠作餘姚人物也乃起后以業優升於大學大學

官咸器重之而目畏于等輩遇朝廷選任即欲出試器之者欲其大就不許其名進固請弗獲同舍生勉之怨垂涙曰我豈昧于知者術者謂我來年某曜迫某曜恐不久于世幸出一施所學見于行事脫有少利於人庶以少白於世且以為父母慰假如術者云我固知命父母之悲為何如雖不免俱為父母累與其默默而泯不猶愈于得一暴其志乎如期果物故舉大學悼惜焉時年二十二

鴎山外史曰鄒道朋其亦苦學聖人之道而欲行世者抑不得伸其命也夫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豈不然哉觀其與同舍生言悲夫

銀塘生傳

余罷官自中都歸餘姚滅跡不入市郭時出游澤藪間及徃隣邑界上山谷中據木坐石之際輒有好事者即我盤旋數道比有銀塘生者事甚罕異聞其人狀以為神仙流不能形容常乗牛出入四明洞天遇風景林壑

之美卽箕坐長笑興不可遏則科跣狂歌紙形墨貌草樹水石之變狀復題詩于上墨光動盪極其神化旣而張衣枝上歌一二過聲若龍唫響震林谷求之卽與但不與凡俗子或問其姓氏則啞笑不答因其書銀塘生字于上遂以稱之故好事者往往懐豪楮俟之稍求得焉有載酒張具而堅請之則生弗顧是以得其片紙一言者皆襲護藏去余初聞而疑焉及叩所嘗得者而觀之乃吾友楊君宗彜筆迹宜其罕異而見重於時也噫

此特吾宗彛不為時用而依隱玩世之疏節耳使其得上大行為下廣施則又非恒人所知而今人所及也憶嘗與遊宿山中浮屠道論古今豪傑以為三季後屠販臧獲反有可取尚此則乘機突發者張子房為最逢時不造而能盡誠者孔明其尤惟世變而善其分者陶淵明其極郭汾陽不平致平功也邵康節泊然於世道也程伯子不能丕變命也此吾與數君子有快有惜有不平感激于心餘人所蹈皆常事耳余藉此言深有所發

晚來坐松根石上山多松鼠躍走杉樹葉底兎露電滅生擲礫斃一墮地余意其偶然戲謂復能爾否即復斃一鼠又嘗與飲舞罍卮酒于掌上婆娑移時無少溢其伎藝之精小大皆類此其詩清新俊麗雋永人口造奥陟宎必名後世余性不喜時彦詩一日讀宗彝寄我數篇于萬書閣上撫几朗謳反覆不能罷已而覺手憷及視皆赤

盧節婦傳

餘姚盧家有節婦湯氏名展娥夫曰仲良先是仲良娶陳氏生子祥甫三歲而陳死仲良自念羈世故上不得盡孝敬于親下無所托其遺幼乃再娶湯氏湯年十九事舅姑盡婦道奉其夫盡妻道保遺幼盡母道入盧門四年而仲良亦死臨死時與湯訣曰吾向娶汝本期養親托幼今我復是不幸非但幼無所托而且遺親之悲又重以累汝因嗚咽不能言湯未及答而仲良息絕湯即收涕跪牀前地矢曰我此身雖父母遺體今旣不幸

能不辱於義豈不有光於父母我終當奉君之親長君之孫一為君婦遂囓左手中指出血瀝口中復一滴仲良口以為信乃躃哭仆絶項而蘇見者慘焉及葬術家卜兆曰此為中勿易湯少偏之曰且留一穴隙待我人以為守節之志決矣三年有隣嫗來為媒者節婦蹍然曰君為媒耶俟我入所留一穴然後言自是無敢復言者今年六十矣而未嘗為容鄉之父老欲上其事節婦聞之曰是吾分事奚以旌表焉人以是益賢之邑子趙

古則曰能致身於君謂之忠竭力於親謂之孝兄慈弟悌謂之和夫死不再嫁謂之節義此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也然丈夫男子尚弗能知焉而行況一婦人而所行若氷雪之湼湼噫湯其賢矣乎

厲延傳

趙先生曰夫孝為百行之首故歷代史籍有孝友傳獨行傳以其誠有關於風教也夫家有恒産足營衣食而能盡温凊定省雖不多得然亦子職之常猶未足美乃

若貧窮窘難素不學書而能盡於孝道者豈非天性然哉使之沒齒無聞是可悲惜也余故于厲廷有所深惜云厲廷者越之餘姚人也幼喪父保養稚弟與母氏居卒與其弟成孝友人家本田野細民貧無為業乃學為筥具賣以供母日得粟或數十錢歸而陳母膝下問母志所欲而敬具焉故廷兄弟食或不給而母極其滋味寒夜溫被使和侯母卧歝乃聚燈下夜作剌剌然刓竹木植恒私相儆孟或曰邑里之某富室也兄弟日相讐

敵而親恒慽慽誠非人類也季或曰巷南北之某望族也日酗飫而夫妻屢相殘虐而親輙顪泣禽犢弗若也故延之兄弟夫婦或無過咎焉吁使延兄弟目知書而進於道其所就當何如哉覯其私相儆戒之詞今之富足而憂及其親者亦獨何哉日醉醇飽雋而心為形役者於風教何哉

尋常百姓傳

夫學者旣貫習六經猶當考信博覽於傳記襍家如古

之卞隨務光黔婁邵平之流不於傳記禨家見乎鶡山外史曰余讀上虞志而未嘗不歎其自古多身隱名顯之士及遊金疊山水間覽古訪今而又歎韜匿光德者尚或有古昔之流風馬若尋常百姓者其亦王充葛伯陽之徒輩歟孔子曰君子恥沒世而名不稱焉余竊志之其傳曰尋常百姓者越上虞之隱德士也姓施名謙字益謙其祖父皆仕於元謙獨棄去不欲乃放志羣籍而尤精于天文地理老子之學暇則能力田園不事華

麗衣止麻絲食飲止充渴飢務欲出已力不一介取于人也好蓄古文法書名畫彛器日對列一室牖外置菖蒲卉竹數盆朗歌于中乘興畫梅張于壁得奇句卽書于其上人索之命就取去不較與人辨析古今務欲窮詰致極既則詼諧調笑放春秋法日紀雨暘時事及已所為于籍命曰註夢歷嘗竹杖布衣翦笠木屐行道上或睨之私語人曰彼氣貌類有道者其所願一尋常百姓也諒聞之曰善夫命我名浮于實君子所恥實浮于

名乃余之志余雖名實俱涼顧為尋常百姓耳因亦自號為尋常百姓云

中山三君子傳

松先生名木字良材中山人也其先佐太皡包羲氏烹飪有功封東方青地先生生龍襲蔭遂世中山伯氏為園亭蒼官亦有名木生而剛操及壯身千餘尺壽至數千百歲雖老亦壯不畏寒暑常奮髯特立臨風長嘯莫窺其際有大器咸知其可廟堂任然被毀棄亦弗為慍其後

子孫散處畀受刁氏之難幾滅復盛族類蕃庶徧于喬
山大谷或晦或顯莫載其詳在青州者當夏禹時入貢
始著及秦始皇登泰山遇雨因幸其宅封為大夫以秦
無道恥受其爵不應遂遯去學神仙之術嗜茯苓琥珀
既而能乘青牛坐伏龜凌雲霄有道之士多往依焉或
曰張良嘗受學焉時人尊之稱為十八公陶潛李白崔
斯立諸名卿咸敬尊之然不若同郡竹虛中梅元實為
尤善故世稱三友以德行稱亦謂之三君子後有陳履

初者會稽餘姚人也慕其德求善畫者圖三人像藏于家云

竹虛中名節與同郡松良材梅元實齊名當黄帝時與伶倫定音律初封嶰谷徙封中山遂為中山人性清勁寡言笑秉心正直好扶人患難愛養鸞鳳以故王子猷蔣詡阮籍孔巢父諸有名士咸與内交其子孫甚衆最名世者在震方稱蒼筤在揚州稱篠簜在荆州稱箘簬在漢川稱篔簹以德稱於衛以富稱於渭川以術稱於

葛陂以善笛稱於柯亭以神明稱於湘水皆有傳語見諸史別録又有稚子者最後出善醫曾愈孟宗母病孫曰龍孫名過其祖學浮屠氏一人曰玉版師尤見知于蘇軾云

梅元實名華嘗魁進士第人因號稱伯華魁祖𣪍字仁中父甲字子牙皆不宦華入贅宋武帝女壽陽公主於含章檐下善為主粧世因傳梅華粧子多至無萬數女十一人長適羅浮令趙師雄嗜酒早亡其十人配名南

地庶士君貌如玉肌骨癯潔性度恬靜每於霜晨月夜
舒香靜坐意趣洒然何遜皮日休林君復極重愛之咸
作詩賦以讚歌累代名士作歌以千計初殷時與傅說
入見高宗高宗旣立說為相授元實太宰命之曰來汝
實若作和羹調味甚適世傳梅羹其遺法也及魏武帝
出師令開水道有功食邑上林苑後衰腐不事事帝怒
醢之以賜朝臣皆顰眉不忍食後帝悔優其家今子孫
復盛

史氏曰甚矣哉德之不可不種也觀中山三君子松氏以剛操稱竹氏以正直顯梅氏以恬靜名皆能不與物競以庇蔭于人嗚呼自太皡黄帝歷數千百年其子孫逮今蕃衍譽聞世世見重于大夫豈非至德而然甚矣哉德之不可不種耶

跋瓊花燈卷

余讀史記漢書竊憾夫馬遷班固不為孝子列傳而反列夫貨殖者今貨殖傳自范蠡而下既極矜其治產積

居矣至若掘冢博戲行賈販脂賣漿洒削胃脯馬醫之至不足齒者而亦附焉俾當時人子之能孝行而大有關于世教者反不得如貨殖之徒流名於萬世而譏士之長貧賤好語仁義為足羞是誠何哉吾邑有孝子倪昌年者家甚貧以母病故作瓔花燈以祈神覡事甚可嘉也夫瓔花燈雖玩戲者之所為然其孝心無所不至志誠則有在也以昌年視今世用奸事惡業而成富者寧不為之三太息哉當路之太史氏能刊落貨殖而作

孝子傳否耶又能以昌年附孝子傳否覯其卷而重有所感焉

跋雙節傳

余讀奉天竇氏二女傳竊歎其以孱然二女子能義勇抱節有如是者及讀陳莆田雙孀詩而益嘆其姑婦同節者又如是也今朝京師會四明季君公復出示其祖母毋夫人雙節傳尤異其在家為姑姪歸人為姑婦俱遭不幸能雙全其節乃如是也自劉向作列女傳諸史

有傳婦人守節者雖閒有之而未有如雙節者吾知其有光竹帛與竇氏傳雙孀詩並傳斯無愧矣遂書此以識

跋劉梧州墓銘卷

昔人謂不識其父視其子余與劉恩昷伯仲交因想見梧州君之為人其風度藹然於心目間奚俟面覩而後知哉及讀江陰孫先生所著墓銘斯知余心之不誣然有所感者以君之才行乃遭飛語蓄憤以終山岳之謀

幾微所忽蜂蠆之毒君子殆不免乎

跋竇節婦傳

余讀古忠臣孝子節婦傳未嘗不掩卷而三嘆曰嗟乎其人雖歿其英風凛節皎皎然若表日月而並行固不待史之記與否也然史不可不記者非為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也為天下後世訓也使天下後世聞其風則思見其人庶幾有能卓然自立者今讀吳母竇氏事豈非聞風而自立者歟不然何其志行鵠然與古之人並光

輝歟嗚呼聞而知之孰若親而炙之爲愈毋聞古人之迹者固能自立如此則繼今其親炙毋之風者當何如哉吾以是知蕭山節婦固不止一吳母矣異時史稱曰蕭山多節婦自吳母始顧不偉歟

跋樂仲本銘孝義男墓

垂棘之璧荆山之玉至寶也納之韞櫝猶爲人之常情及其毁棄而混於沙礫糞壤之中莫不驚異而嘆惜之今觀樂仲本先生銘其子枅之墓哀其孝義而惟不年

嗚呼痛哉夫父子之道天性雖常流而天爲人親者且傷悼之况乎才徳兼備如枡而能與弟爭死于横逆之場者歟噫常人聞之尚爲流涕宜乎樂先生哀嘆痛惜而銘之也

跋孝節編

夫死不再嫁謂之節善事父母謂之孝惟此之行且不多得若子爲其親而罹多難婦因其夫而赴水火有之益鮮矣而况子代父死于兵刃之下若徐允讓者而爲

之夫婦能設計焚夫于倉猝被執之際投烈燄之中如潘妙圓者而為之妻如此者吾知前乎百千年之已往後乎百千年之未來磬四海之濱盡人倫之變惟二人而止耳脫或有之其或開潘徐之風而踐迹者歟節孝之編其有補於世教也豈淺淺哉

書徐知遠分題送行詩卷後

洪武己未秋九月既望萬寧知縣徐君將往蒞政友生趙謙出餞於秦淮滸藉草坐而不忍別欲作一詩道其

意而又弗克就因觀鄉先生劉中山諸公分題詩文其忠君愛國之情故舊離别之思祝頌勉勵之意謙所欲言者皆已言之謙復何言姑識别時歲月於此

書王修德雜文後

余出交士大夫其最于德甚于文者奚啻百十然或有其文而德有所慚者有其德而文或不足者磨礱漸漬之道率難兼之用是未嘗不戚戚于心也今年始得天台王君修德相與往還甚密其質温粹幽雅對之如玉

愈久而愈令人敬愛觀其文若饑而嚌胾纍纍于口不忍舍是以媿鄉之知人者淺矣及其北上以雜言是非辨諸書見貽且曰以志後會之思蓋其德之所藴而形于外者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者且有言也故志其後以表余傾鄉之心

書童蒙習句後

好古而不諧今則窒而不通博文而不約禮則汗漫而寡要故君子貴乎酌古以準今守約以施博也凡古之

道舉皆廢墜惟書得行自夫隷草擅場六義由晦而書之廢亦甚余不佞研精覃思竊成六書本義聲音文字通二書又慮童幼之士汗漫不得其要復習子母偏旁凡千二百字錬之成四言句庶乎守約而施博也以四體書之庶乎酌古以凖今也於是篆本之六義分隷之苟易草書之狂悖一自可領其要矣然分隷有門無門有聲無乙之類草之有處無處有葉無葉之類又不如分隷抑亦可以觀世變也雖然若天卿亮發之體近古

秦泰奉春之首異隸則草亦有可取者焉

書續武王銘後

蓋嘗稽古聖賢未嘗不兢兢業業以致戒也是以黄帝有巾几之法孔甲造盤盂之戒禹勒筍簴湯銘盥盤逮乎周之武王既踐祚猶咨尚父而為戒書至于席几杖器無不有銘惜其散在諸書不能彙而為一乃竊裒而集之三十有四篇自席銘至矛銘十有四篇著在戴禮自筆至井十有五篇出于太平御覧衣鏡觴三銘則得

於後漢朱穆傳又得几杖二銘於崔駰傳三復其旨若行洞庭之野而聞簫韶之音三日不食而得雋永之味因喟然而嘆曰嗚呼以往古之聖猶儆戒若是之至況後世眇末小子敢不惕然以求諸心哉於是以古篆隨物而書之矣復書一通揭於坐右間有銘夫所用器物之未有銘者其篇如武王銘之數而加其十有九焉非敢承諸作者庶幾常目在之以自儆云爾

故處士方君墓誌銘

餘姚四明山中有處士方君諱松字延齡者孝於親友於弟而明達於事理鄉之人藉以為安者也洪武十年三月某日卒享年五十有六娶陳氏生二子曰模楷模先君十餘日卒君之卒為過傷也楷出繼君母弟繼室朱氏生一子曰樞孫一人曰孟始君延余於家塾訓其二子曰楷樞者君父愛山翁得疾余日往視見君立床側顏悴心怦百計請髙手醫醫進藥食立晝夜無少懈意及居喪哀禮兼至行人所不能者縉紳談其事不容

口或有以難告卒身先之伯仲間愉愉如也年不及下壽而卒殃慶弗以類吾不知其何説也嗚呼吾年未三十旣哭送其祖孫喪柩矣又弔祭君靈而哭之其可憾也夫其可哀也夫柩將以十三年某月某日葬于鳳亭鄉丁山之麓致狀來請余志其墓遂序歲月日并寓余所感銘曰允也方君鄉稱行賢不躬其報壽以不延壽雖不延其孫子也綿綿

雲屋先生顧公墓誌銘

大明洪武十有五年九月初六日雲屋先生卒於鄞之定海崇邱鄉其伻馮安來訃古則與吳剛陳鑄哭于陳愼家且名方暹會哭明日鄭相張經駱誠來余于陳氏又哭十二日古則率愼暹走鄞致奠賻旣而其孫觀衰經拜泣以墓誌為請義有弗可得辭遂求譜牒及所藏書于其家得誥命三通以知其曾祖祖考之所自得玉山名勝集十卷春夜樂唱咏一軸以知其家世貴盛之由得交誼卷二軸以感其好賢尚義之篤得遊剡贈言

靜得齋鶴夢軒詩文各一軸以感其雅性逸情之實皆
名卿韻士仙翁佛子一時之選者凡三百餘人其不在
軸帙而散積于几格間者不與噫何好竒博學樂道人
善之如是哉夫處富貴而不驕不淫居貧賤而不瀆不
辱非知道孰能若此是宜銘遂序而銘之先生姓顧氏
名園字仲園雲屋其别號也其先吳縣崑山望族曾祖
諱文儒贈某總管祖諱文顯武備總將軍上海等處海
道運糧千户贈萬户侯考諱某妣盛氏贈大興縣君先

生生而聰達勇鋭有遠志不羈讀書一過即記不忘然好武不頗于學年十六北游燕都出入王侯將相門晝則相與馳馬擊劍射博取勝夜則邸舍兀坐一室閲百氏諸史覩法書名畫有得然後已凡三往返乃得朝命襲父爵為千户侯所歴有績未幾遭時弗寧南北隔阻因卜居定海蓋樂其山川之勝也遂杜門謝世事痛刮去舊習絶嗜欲刻志文藝卒以善畫名於世不喜作詩然時出一聯半篇輙清竒駭人其畫尤為世所貴尚識

者以為不減虎頭筆法改物以來恣遊鄞越山水間不妄交接嘗有權貴人欲一見之時夜將半遽踰垣走避好賙急而未嘗取受毫末于人性剛直或折人過失而人服之卒時年六十二先娶姑蘇應氏再娶杭之陸氏一子覲陸出也覲將以某月日瘞瘞地未兆謀買山於崇邱鄉顧翾之原謀既協而貲未辦馮安將謀諸與先生交游者古則曰可俾成之銘曰少而勇勇于武壯而仕時乃阻克奮于學師厥古德施不昌以昌其畫

楓林讀書處銘

上虞項宗周父稱其教子習業之室曰楓林讀書處以

徵餘姚趙古則銘而警之遂銘而警之曰大道無形理

載方策幽而神明顯而家國昧者蚩蚩知者烜赫於美

貞士是究是緝誠能緝熙中心有得毋自半塗隳是懿

德終始乾乾期造聖域

竹說贈胡復初王自强

余客居陳氏竹西軒有朋之賢者胡復初王自强翜然

嘉會謂余曰吾屬明有所適將托迹于寂寞之濵以專致乎詩書冀求吾志恐不克與吾子數繼見以麗澤為事必求吾子文上以為進德鑑而下以慰予思余指軒前竹而告之曰若知夫竹乎夫竹挺而直若乎有其德虛其中似乎有所容勁而節類夫有所守者哉夫竹不直則不能藉夫柔脆而凌霄漢其中不虛則不能以涵造化之靈不勁而節則不能貞于歳寒歷夫氷雪也夫君子之道惟其直故不撓于物惟其中之虛故懿厥德

而猶若不足惟其節故介然而不妄不撓則能自强有為不足則能進修耒艾不妄則能見幾而作是以窮居則道益亨達行而功則倍也二子欣然曰是足為進德鑑而慰予思矣請書之遂書兩通而各貽焉

三戒

昔柳子厚作麋驢鼠三戒蘇子瞻愛其辭復以河豚以下三者擬之其風戒之意切矣近有觸子懐者頗類乎是故亦作三篇

灘之龜

余舍瀨溪溪上石皛皛然延袤數十畝間新霽有龜出暴于石牧兒適有見者蹶步執之號於衆曰吾得龜矣從衆往趨觀之詛玩百狀有欲視其首者龜堅縮不出戲祝曰龜乎龜乎能出首以示予乎項復不出乃相謀以幾棘揕之揕其尾則首出揕其首則尾出兒乃大笑曰以善道求汝則首不一出以惡法侮汝則首尾俱出尚為知所從耶吾聞汝能先吉凶以告人而不能先吉

凶以免已尚為智者耶羣兒皆揶揄大笑余聞之亦含笑而歸

穿山甲

甲蟲有穿山其名者蓋善穴山而出故名性嗜蟻於羣聚處輙開甲佯死於地蟻入甲鏬啞啞然如得遺物俟其至衆則固斂其甲入水張甲浮螘水上徐以口吸之日食皆然一日遇人於山谷間人以沙礫擲之則卷然作求如石狀以紿人人見其紿也因持以歸臠其肉而

食之甚旨以其甲能已風疾復貨于藥肆吁穿山謀食之計亦巧矣何其巧於取蟻而拙于避人也哉卒至肉𮕵甲拆之患悲夫

水之鷸

鷸一名翡翠體雖小其毛羽青瑩輝彩可玩常循飛水厓入水底取魚蝦水族食之巧者利其羽毛以一罔飛舞水上媒而執之取其羽市於富貴家為女子飾直視金玉家因致富夫負毛羽之美而不能遁幽藏僻乃栩

然終日競誘於人至于斷斷取而終不悟哀哉雖然世以羽毛夸於人者豈獨一鷸歟

雜言十四篇

趙子澤遊愛澤水甚靜清而被羣兒戲者以泥揩之失其真吁人欲靜清而被揩失其真者多矣奚止水哉

里嫗有拘忌者見鵲集鳴則手加額而喜且祈項有楚鳥來鳴則怒罵而唾逐之予見其皆鳥也而其好嫉異甚因問之嫗曰人言鵲能報吉鴉能送凶噫世以人言

而好惡者多矣嫗之易惑固其常予獨為楚鳥加不平焉

趙子暮歸見醉夫豢泥而卧道上頟殘破血流痕至踵水污糞穢之染𩓩𩓩言且其鼾正酣嗚呼酒之設本以養人而苦人若是豈不可哀也哉

趙子曰君子未嘗自以為君子故其行也日益君子小人亦未嘗自以為小人故其行也日益小人小人之惡君子亦猶君子之惡小人也欲學君子者其察之

趙子曰貧困之切身非不可憂也而君子不憂者知有命也

趙子亦常醉酒而發狂然自不足以為過者葢暫有以廹人而非其所安也

有瞽夫過市而失足於溝塗汙及其膝者舉市人皆笑之趙子適見而嘆曰世之完目而失身於刑戮者仁者或致憫焉瞽而汚足又何笑焉

西崦有人夜見林莽中光者以為寶瑞惟恐人共而獨

往拾之遇毒螯其手毒肆而喪其身終不悟哀哉

鳳治世之瑞禽也言其出則天下平雖庸鄙人皆知信之有致得生鷴者歸而紿未嘗識者以為鳳雖聰慧者信之況於朦瞽者哉朦瞽者聞而往索而按之鳳乎鳳乎逢人則喜譽之而不去口識者笑焉嗚呼世之以耳為目者比比而況於紿瞽者以鳳也哉

巨魚有乘潦水而野者水收而拘于洫則不能旋其身而見制于鯢鮨受侮于鼁蠏趙子曰巨魚非不能口鯢

鮨而吞鼁蝌失勢故也

有以蜜果饋西隣者隣婦切分啖兒兒甘之索不復得也刀有餘蜜口其刀刃傷其舌毒而致死趙子曰兒無知甘其蜜而刃口亦其宜為父母而不曉戒之何也今人有甘小利而父母妻妾不能曉戒卒至于傷體殞命者悲夫

多慮而叢于心者夢亦怪險寡慮而静者夢亦不作縱作之正衷有序步咫尺之膝而不懼者實故也是以行

欲其實而心欲其虛也

驊騮騏驥馬之良者也命之捕鼠則不若跛足之猫矣故曰才各有能有不能

水火生民之大用也而人不以為寶者以其隨所有而隨可取故也金璧寒不可衣饑不可食而人以為至寶者以其産于遠而少于世故也是以智者務實去華遏者貴遠而賤近

談棋送吳仲庚先生歸

棋之設不知權輿於誰何或曰軒轅氏以教兵法或曰陶唐氏以教丹朱言其數最為無益且縻廢人日月動揺人心志而一勝一負欣愧不無竟何為哉然自春秋已來傳記所載代有其人而孔子亦謂飽食終日不有博奕為之猶賢則其數之所以來尚矣有不可遽絶者一局之路三百六十一一象生數之主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而為四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候白黑相半以象陰陽局方而

靜以象地子圓而動以象天奕無同局以象變化以是言之則又若寓道者焉余少志聖人之道而不遑他技于奕尤加疾焉年來因伏林谷置身荒茆篁竹之間挾册而讀久則枯疲行覓一二能奕者與之數投旋覺碁度之移塵俗之遠也於是几有怫悟於心憂愁窮苦激觸恚怒牢落不平一寓於碁則仆然以已其至於一勝一負欣愧之際則不論也淮南吳公仲庚志宇遠廓識斷通豁所謂器宏而趣逸者乃能含章遵晦俯効圭撮

之任而屈於尋常之地世之勝負一置不論有似於余之奕棊故于其任滿將行姑與之談棊水陸千餘里苟有不平于心倘遇能其數者與之一投亦可以少遣哉若夫祝頌之詞期望之意羣公陳矣余故不談羣公之詩以餘姚名山川分題各賦五韻古律而余得歷山衛宏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誠有旨哉

題芸香室卷

舉團泰荆璞以與嬰孺必取團泰命商彜鐵錨以假村嫗必鄙商彜此獨立特行之君子所以每見發於庸人俗隷也友人張君與權好植芸香草因以名室蓋以芸之能辟蛀書蟲也時之好花卉而玩浮華者未必不若嬰孺村嫗之遺荆璞商彜也故閲其卷而益有所感噫

題朝暉軒

暾之出兮扶桑赫現燬兮晨明上團團兮煦春陽胡獨照兮高堂亦有軒兮承宇軒中之人兮燕且樂胥盍愓

臑酌桂醑華余服兮縝且舜穆黃道兮昭熙睇化景兮

舒遲升余軒兮燮此朝睎余親之慶兮壽且無期

與友駱則誠別

玉山玉泉惟咫尺不得與君時往還風吹飛絮掛簾白

燕蹴落花鋪地斑一身纍纍喪家狗半生碌碌牢籠鷳

便當相見醉一斗狂歌擊碎青琅玕

賡駱則誠母壽詩韻

萱草霏霏近北堂炎天花老葉蒼蒼常年迭奏南山句

此日空歌陟屺章浙水西流隄樹晚舜江東望海雲涼由來孝弟蒙天祐還得聯芳介壽觴

與駱老夫人壽詩

寔彼蓼莪詠聽此南山詩具慶豈非願修短固難期怙終御存恤所恃良在斯正位閑有家承顏致有頤矧當老闕歲更值嶽降時張筵羅珍饌對酒彈鳴絲齊謳閒趙舞伯壎和仲篪鄉曲介眉壽親賔獻蘭危庭除萬花布簾幕雙燕飛梧葉清闌暑芙蓉動涼颸久歎南陔廢

復覩白華滋積善念經昔餘慶徵在茲錫類豈徒美弟
祿誠未涯

錄示子孫

冬晨寒氣交夏午炎光逼殷勤寫書者窮年無暫息既
終還自校叙次更裝飾家貧自然乏神勞豈非瘠所樂
在經書雖久終無斁子孫苟能嗣勗哉當為惜

詠懐次倪安道十首韻

禦寇心尚孩淮南口猶乳射日誠幻談鍊石胡可補陽

精異飛禽元天非破釡立言理苟迷無乃黙為愈所以
古皇羲窺圖萬微抒云何夸毗子葩藻失倫序
我昔志飛騰登天欲乗龍著鞭始云邁忽值烟塵重旣
不能元感蹇修莫與同喟焉念旋反還棲荆棘叢雖曰
昧初志庶得收奇功
歎彼牛山木還能秀森森斧斤互來伐何年鬰成隂萌
櫱豈不息又被牛羊侵所以鄒魯生怡然坐叢林
元化浩無端人生八紘間靈臺妙不測神聖何假言太

極諒斯存一貫誠非難興言理絶絃獨抱瑶琴彈
荒哉周穆王八駿窮萬里朝發崑崙顛夕飲瑶池水空
歌白雲詧千載汚人耳三復祈招詞感歎不能已
伊昔紛榮耀奚啻夭桃花今作春市徒寒風起悲嗟去
去林君子行行野人家瑶臺豈非貴不久闕
三聖既云逝大道如積波緣業乘時論雲構填邱阿孱
愚久盲聾沈痼夫如何孰能火其書感激曳杖歌
偉哉昌黎公壯志青雲上抵排西方化原道激頹浪念

彼葩藻徒畀畀渺難望但惜大廈傾一木將何向奮懷千載下臨風為惆悵

雲間學仙侶期成粉提九偃月蟠龍虎交搆為神丹服食能輕舉豈惟髮不斑長生誠可求逆理心非安去去順元化修短合自然

蜩蟬本無患悠然亭柯上飲露吟清風飛禽忽來往扶蘇在邊垂趙李起奸想世無少康_闕千載為怏怏

題白沙翠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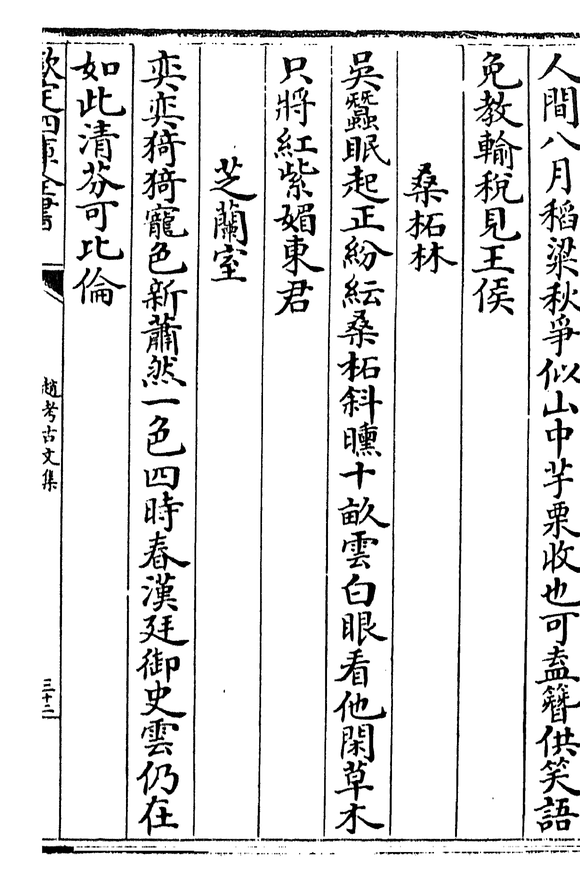
沙汀沙白白如銀竹村竹翠翠如雲鸂鶒拂羽春暉動鸑鷟來儀月夜聞中有人居杜工部豈無字擬王右軍角巾來往共談笑便是浣花溪上隣

山居四詠依汪復初先生韻

松菊徑

不同彭澤賦歸來松樹菊叢先自栽門巷杳然車馬隔落英無數點蒼苔

芋栗園



人間八月稻粱秋爭似山中芋栗收也可盍簪供笑語免教輸稅見王侯

桑柘林

吳蠶眠起正紛紜桑柘斜曛十畝雲白眼看他閑草木只將紅紫媚東君

芝蘭室

奕奕猗猗寵色新蕭然一色四時春漢廷御史雲仍在如此清芬可比倫

送胡信中復入太學詩

精金藉陶冶庶幾成鼎鉉良玉賴琢磨自然成瑚璉人生苟不學百歳胡能善彼美定安辭𭥍書尤黽勉挾策試神京酬酢如九轉藴真能若是果與瀛洲選一歸覲庭闈復去朝藻晩送別蕙江頭姓氏響幽巘

遺言

近世口傳未敢輕信今取有據者録之惟第八條門人張琙所述餘皆在行狀

三四十年嘗自奮曰使我與鳥獸草木同腐何以學為嘗讀武王戒書歎曰以往古之聖猶警戒若是之至況後世渺末小子敢不惕然以求諸心哉

聖門之學以立志為先以主敬為本

此二言者所以立志而主敬也

每自慨念曰夫士之為學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義之所載所該則于上達乎何有此古聖賢設教所以貴于博文也

此本義所由作而六書賴以明也

為典簿時與僚官論事不合罷歸謂宋廷臣曰予之不幸蓋墮于憸人之計爾然亦何足以動予之方寸哉且前哲之出處塞于此者通于彼屈于今者伸于後予之屈塞必有伸通者焉

此蓋進不得行道于當時退欲明道于來世

嘗兀坐山中仰而思之俯而嘆曰六經諸子史籍圖記皆以詳悉歷代有人矣惟音韻之學世久不明音韻闕

于國家同文之教不可不明

此聲音文字通所以作也

嘗蔡考古臺著聲音文字通其言曰夫平上去入謂之聲四聲必貫沈氏平東上董去送入屋之類則非矣角徵宮商羽謂之音七音有序沈氏前東後公冬東異處之類則非矣依類象形隨體詰詘而畫其跡者獨體謂之文合體謂之字六義相資自夫程邈造隸王次仲制分趨省易而文字破壞則代益非矣

此書積二十年然後成凡一百卷王仲廸以為痛掃前人之譌謬一洗千載之陋習西村顧先生亦謂其功不在孟氏闢異端之下至永樂初年太宗文皇帝詔藏秘閣以為國家考文之重典由是天下皆知其學則前所謂屈塞必有伸通之語有足證矣

嘗謂人曰吾于聲音文字通一家之學有精義入神之妙雖伶倫復生倉頡復作不易斯舉矣又曰吾于聲音文字通一家之學蓋自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此言時人咸笑其狂惟金華宋濂江西宋李子天台林右同郡唐之澤以為誠然蓋即孟子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昔朱子亦嘗有志于此老匆及為而卒故曰自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又嘗為瓊山教諭作造化經綸圖以示學者其言曰寡欲以養其心觀物以明其理調息以養其氣讀書以驗其誠聖賢之域不難到

此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當時惟王仲廸為能達此故

因其問而發也他日仲廸賛此圖曰兼理氣一天人
彰明善惡分別聖愚張前賢未發之機指後學旣迷
之徑亦足以驗其所得之實矣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冬十一月卒于廣城寓舍享年四
十有五前一日病亟起坐于牀命侍者取紙筆卽書云
予聞之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為人物人物不能不散
而為太虛其聚其散葢皆理數之自然有不能自已者
豈有所作為者也予之此身在太虛中如冰在水而今

將為水矣

此言當與造化經綸圖參看蓋所謂正而斃焉者也

旬月前嶺表舟中每晨起必誦易經或中庸琅然一過始食日皆然因謂從友生莆田朱伯曰二書之理爾當究乎吾不久當歸吾元

王仲廸嘗言吾祖之學視古殆無遺者可謂極其博矣然亦未嘗不得其約也觀其續武王之銘以操吾心者敬也達死生之幾以歸吾元者誠也主一之謂

敬敬則誠矣誠敬者我心之根柢也吾心者天之君也天卽理也其始也操一心以窮萬理而其終也會萬理以明一心不假他術以亂之也故于道德性命之懿人倫事物之常皆得其宜而天下國家為治之具無乎不在及夫大而天地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消息盈虛小而一月一日十二時之運行變通遠而九十餘萬里之天行近而一萬三千五息之呼吸明而禮樂文物幽而鬼神情狀莫不洞見其妙蓋約而

博博而約者也雖曰位不滿德天不假年而其著述之典又足以發三聖相傳之秘總羣儒未領之要使百世之下坦然由之而無疑其功亦以盛矣尚何憾之有哉

貴莫貴于為聖賢富莫富于蓄道德貧莫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恥士能弘道曰達貧不安分曰窮得志于一時曰夭流芳于百世曰壽

洪武戊辰臘月望竟夕大雪宗人德昭友生柴欽同

在舍既乏酒飲又無火炙及夜乃映雪話此傳以為

清供然亦盛事也謹識

附録

瓊州吳秀才上姜參政書

瓊州府定安縣儒學廪膳生員吳謹齋沐稽首頓

首獻書于欽命姜老大人先生執事聞萬物不得

其平則鳴懷欲愬不平久矣第以家故瑣瑣鄙口

訥訥不足以塵君子視聽故所言鬱結每欲陳而中

止幾至口而呑默私意蓋謂必真寛仁君子庶能憐聽納也恭惟執事胸涵秋月德霈春仁制作侔乎神明功用敵乎造化政行而嶺海之鰥寡孤獨者咸預以育澤布而越南之流離失所者舉藉以安是以十府士庶萬口一辭皆謂名伯復生于今甘棠且咏于越意非真體仁宅牧素置赤心于人腹者安能得此于人耶故不平今設不號愬于執事則恐終無可言之時矣況寒宗先世辱與執事同鄉家園戚族諒不

昧于藻鑑故素囁嚅不敢言于人者今皆吐露真情
掃傾肺腑于執事也龏先祖趙謙原係浙江紹興府
餘姚縣鳳亭鄉第一圖人洪武間任瓊州府瓊山縣
儒學教諭頗任師道嘗著聲音文字通學範二書啟
廸後進不意隨沒獨遺男孟時孤貧不能扶柩還鄉
就葬學後坡原自是日益零丁室如懸罄乃奉母氏
往來定安生理度日至永樂間因母吳姓入籍定安
縣李家都糧差孟時後生鼠南呂南啟南鼠南呂南

俱絶嗣惟祖啟南生父榮生世流落天涯家計災于炎火先人手跡至是盡為灰矣舊遺譜牒至是皆化塵矣家禍至此亦已極矣哀痛至此亦不可勝言矣逮頀忝籍儒學備弟子員然每晝思夜想展轉反側至于廢寢忘餐者以今姓則先妣外族之姓氏未審本宗姓氏于家鄉繼否堂祠則外族吳氏之神主矣未卜本祀族宗于家鄉存亡痛心疾首于春雨秋露之際無所控訴魂飛魄散于南雲北雁之下没誰與

憐今幸執事斡蓋南瓔使護得立于階前盈尺之地所謂空谷忽聞足音蛩然而喜者何啻長夜而復覩乎天日哉伏惟執事興哀于無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倘使累世孤寒終免淪于海角百年曠祀得復樹乎爐烟則祖祖宗宗没于百年之上子子孫孫生于百年之下者皆荷大人再造之仁也雖枯樹腐株無能報于雨露然冥冥之中豈無有以處此者哉謹布衷情冒犯嚴威不勝悚懼戰慄之至伏乞垂宥不

備生員吳韄再拜

參政覽書遂復其姓為趙

姜參議書

啟趙賢甥先生今來不知在門中教書否我去年在瓊州着彼中教官訪尋得趙撝謙老先生文集併學範此二本書可與趙先生録過仍將原本收藏在家緣撝謙比先在瓊州做教官因遺此書在彼並無義男流下在彼做秀才可說與趙先生知之

趙䕶寄原鄉書

寓海南定安族屬趙䕶頓首百拜奉書原鄉宗父兄尊前伏自先祖諱謙者洪武間由國子典簿左遷教諭瓊山卒于任遺下一男孟時不能還鄉乃奉母吳氏徙居定安永樂十年孟時遂因母姓附籍生三子伯祖鼒南吕南俱絶嗣祖啟南生父等三世皆以相繼淪没天涯但繼襲吳姓而已至䕶今日忝為弟子員之備雖未能粗識然而物天人祖孰無此心思我

先人萬里遊魂子孫既不還鄉乃以外姓為籍原鄉宗祀存亡未審是以每念松楸痛心徹骨久欲復姓第以家譜盡燬于火先人手跡十無一存以此因循至今也近對鄉尊姜老大人按節于瓊獲得以鄉子弟謁見請問方知我宗族有在且于大人有瓜葛之戚以故深蒙大人哀憫身家百色一為區處已就首訴復姓外惟是家譜不存殆恐後世愈遠而愈失其真伏望宗親念我同根先世舊譜録垂遠惠不惟深

副頀木本水源之思且使後世子孫得知所自而于祖宗在天之靈亦可少慰也他日倘託遺蔭叨成一名得便來歸親揖宗親長于一堂而若尊若卑知所別則百年世系已離而復合一門倫次已晦而復明何幸之大耶是又頀之所願也在此子姓具圖別紙望依昭穆附入譜牒不勝欣戴之至莫以我遠世而見疏不備成化二十三年六月初八日寓定安族屬

趙頀再拜

趙謙　孟時　鳳南殀亡

字撝謙號　生三子　吕南絶嗣

考古又曰　啓南　榮　韶

古則嘗著　生三子　生三子　⿰音蒦

聲音文字　⿰音也

通學範二　華　⿰音令

書啟迪後　生三子　⿰音巠

進教諭瓊　⿰音夅

山士風為　　　富　　𧧑

之丕變　　　生二子　𧩬

外有育男名義男義安自原鄉來後義男見孟時

公衰敗自去立籍今已絶没義安則在贑祖啟南

公手裡逃于黎而子孫有在

右海南考古世系圖

贑以流落天涯年深世遠故園枝葉莫識誰何近日

惟聞姜老大人外甥二人是贑共支之裔但不知與

二位為尊為畀也兹有細葛各二端謹欲寄奉以表萬里鵞毛之意第以姜老大人説嫌疑之際不可以帶尚容異日鴻便另申拜意

趙䕶下第辭姜參政書

治生趙䕶端肅奉書于欽命姜老大人台座嘗謂獸在阱則思曠禽在籠則思林夫禽獸物也拘于籠阱猶有林曠之思矧人為萬物之靈當流落他鄉之餘顧不惕于故鄉之思哉今䕶十歲失父而孤聞于祖

母陳言虁先世㨾謙自淅餘姚來瓔教諭未幾卒任
遺下曾祖孟時不能還鄉時爲日食計乃來定安生
理遂附籍于此焉其以爲户者則因祖婆以承絶户
吴倪田也汝祖嘗命父曰海南烟瘴之地也非吾故
鄉吴姓先妣之氏也非吾本姓汝能成立當復還之
不意汝父才過三十背我先去今家無人惟汝是望
虁十歲祖母又逝叔父二人相繼而去嗚呼是時室
似磬懸𫎇之聊生之産形單影隻又無强繼之親嬰

此孤貧不能與立遂棄去書籍四五年至十七年時念護罪戾之在躬愈戰兢之無地雖松楸桑梓之念深而水木本源之思切然天涯海角而使信難逢雁杳魚沉而音書斷絕本支宗祀未審存亡苦思填胸無由控訴詎意先人有靡後胤無辜迷茫之餘乃復遇老大人于今日哉進見之際始知我祖後人有在于老大人有瓜葛之戚以故哀憫身家重事已為改復平生哀慟至此固少舒矣夫百年曠祀固已復樹

乎爐烟然累世孫魂猶未免淪于海角専期今歳場屋僥倖便歸倍恨不才不如所願此終身遑遑去不得回不著而栖栖依依似留戀於此也譬如此者無他一則憂不中而回則終流落一則以老大人高還而去便失依歸不識此身此世何日得歸故鄉何日復見尊範也栖栖依依何異獸之陷于阱而不得走於曠鳥之拘于籠而不得以棲乎林且無所主也耶然譬之不得僥倖者固病于自懈實由自父沒遭火

六次覺家貧甚頀因離次訓蒙爲餬口計用頻奔走乎東西以致所業之荒廢又昔年來加以疾病此不親燈火者年半未知此回三年所業又何如恐終辜于老大人再生之恩也今頀煢煢孑立幾三十而未成家毋兀兀劬勞越五旬而無所養此頀上不足爲士下不足以爲農中不得一還乎故鄉深欝結而不得伸也古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頀今日之遇殆非是止也實若漂泊于萬頃波濤之中而得桂楫蘭槳

于垂覆之際龔有際遇仰望幾何既哉顧令留戀于此乃不得一拜辭歸去此心不勝悵怏令倉卒間具此以伸拳拳囑望之意倘因秩滿便道入家去乞以龔此意達於龔宗族伯叔兄弟中有能為本宗之念者將先世舊譜録垂遠惠而于鴻便亦無惜音信也龔不勝感戴之至伏冀老大人稱玉教命幸垂示焉龔書不盡意復繼以詩公居臺省我田間際遇由來不偶然身世只今都妥帖寒微藉此遂生全一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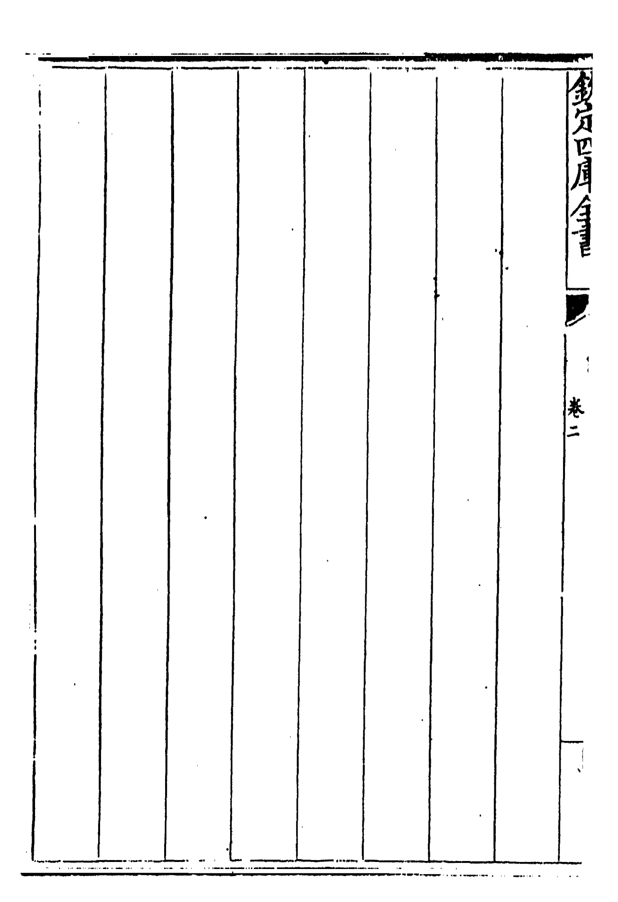
報應無地幾葉推尋別有天歸去天涯翹首望何時
俯伏在階前附寄原鄉宗父伯叔一首宗親東浙我
巒鄉海外懸思欲斷賜父祖湮淪幾百載何當匍匐
入祠堂弘治二年七月初十日治生趙䕶再拜書上
二位姜表兄同

趙宏泗寄趙䕶書

大人舅自廣城相會聞言及故鄉宗黨未嘗不三復
流涕繼以霜蹄暫蹶悒怏悒怏淹延廣城日久能無

觖望之心或云留待來科中解元姪聞此言且悲且喜表兄又云拳拳以家譜録寄致囑姪稟宗長作書歷陳情事併譜圖歷代統系圖封浼大人舅帶至廣藩轉附定安姪恨不能生羽翼飛渡海南親覩顔範徒悵然嗚咽而已今表兄來便乏之物為寄謹具小柬手帕一方幸奉老叔祖母聊表遠意勿以菲薄為讓踈遠見棄乞念祖宗之誼作書慰姪渴仰之私實為榮幸之至乞尊照不備弘治三年十一月朔餘姚宗

姪宏泗書拜奉上䕶叔父尊前



造化經綸圖

又名三極合一圖

造化經綸第二圖

驕侈誕粗厲簡傲

謙讓謹敬

素褊私際克薄刻忌忍險

貪吝忿憂佞欲惰偏鄙悖亢怨

昏淺固陋滿巧爾黿輕浮

造化經綸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乾道成矣靜而生陰坤道成矣陽變陰合五行順布四時行焉一皆自然之天也邵子心為太極蓋造化之一氣即聖人之一心造化之氣本於發生而聖人之心亦將以濟世矣故不免由靜以之動自無而入有使萬物得以遂其身安其業然人不見其迹者以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雖動而不離靜雖有而不舍無彼萬物與萬民齊見役說戰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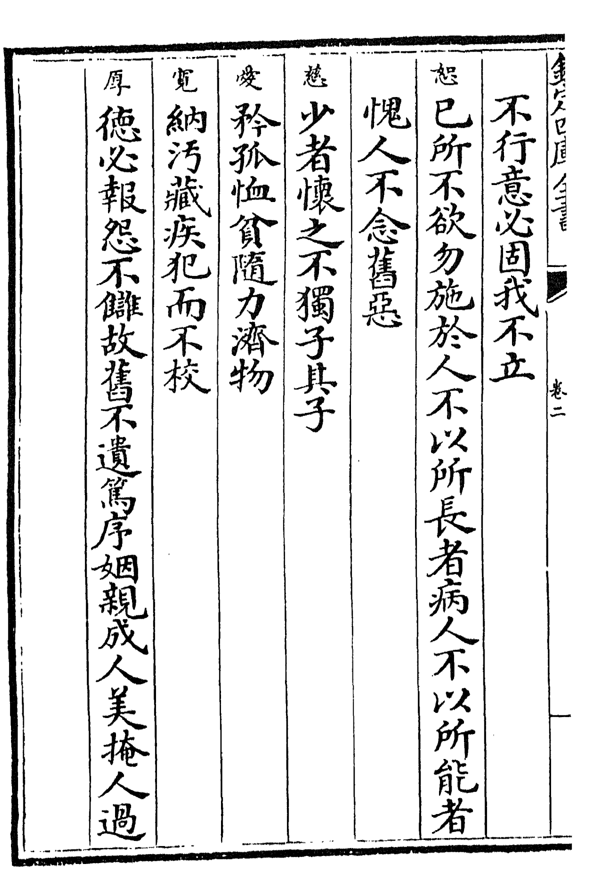
於其間而不自覺故曰帝出乎震成乎艮帝者豈非造化之氣與聖人之心乎夫三聖巍巍繼天立極相與傳授獨辨此心欲學聖賢者舍此心將何所用力哉蓋人有情有性而心則統性情者也性者仁義禮智是也情者喜怒哀樂是也心得其養則以性御情而五常百行由此而正心失其養則以情蕩性而五常百行由此而隳此心之所主顧不重乎學者誠能時時省察念念不忘而使道心常為之主人心每聽命焉則寂然不動之

時當與造化同其體及感而遂通自然與造化同其用斯其所以為三極之道三極者三才各一太極也洪武甲戌秋七月既望餘姚趙撝謙謹識

愛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孝存則承顏養志愛敬不忘没則慎終追逺繼志述事慎行其身不敢以遺體行殆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公老老幼幼舉斯加彼物我不分窮達一視克伐怨欲



不行意必固我不立

恕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所長者病人不以所能者愧人不念舊惡

慈　少者懷之不獨子其子

愛　矜孤恤貧隨力濟物

寛　納汚藏疾犯而不校

厚　德必報怨不讎故舊不遺篤序姻親成人美掩人過

險
設機穽包禍心陷人不義中人凶禍

忍
害物傷人幸災樂禍

忌
聞人才美而媢疾見人富貴而熱中凡以勝己為不
滿者皆忌也

刻
督責太苛（自忍中來）掊克無艾（自貪中來）念怨不忘敗人之善
成人之惡

薄
喜聞人過好言人短忘恩負德得新棄舊輕訾毀好
攻訐

亢　多尚人不遜善事功欲自已出議論專好已勝

躁　不耐激觸不能容忍自褊中來

私　立物我分町畦凡事只求自利

褊　氣宇狹隘不能容物

暴　任情恣横挾勢馮陵

宜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直　志義不屈不撓詞色不佞不諛

弟　敬兄友弟恭老尚年

正

任理而行不為阿比安命守分不肯苟求凡出處語默進退屈伸剛柔寬嚴好惡取舍從違避就貴審其宜而不失

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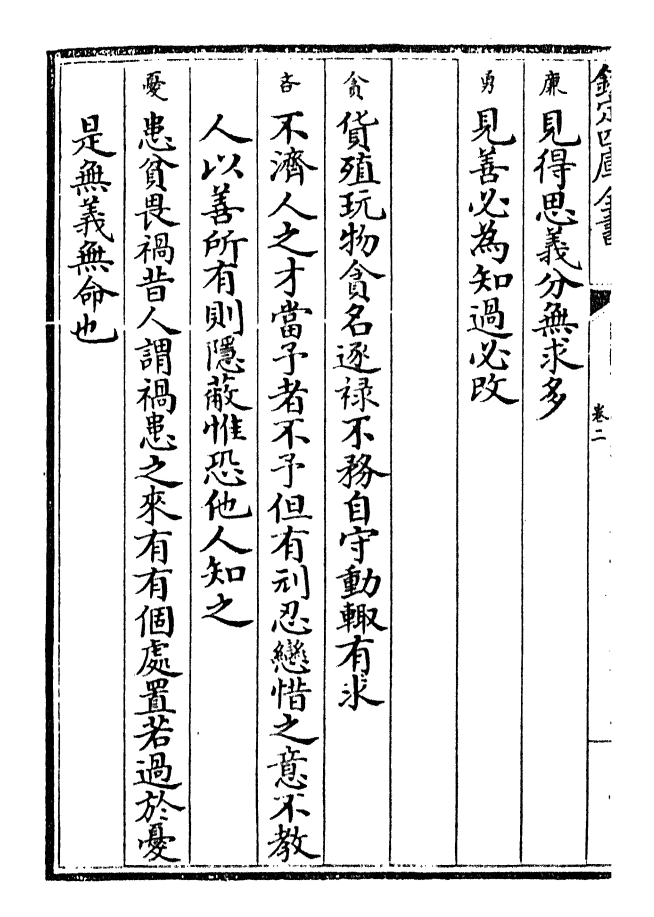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

剛

乾健篤實不為物撓富貴貧賤不淫不移威武不能屈

介

確然有守不為俗變



廉　見得思義分無求多

勇　見善必為知過必改

貪　貨殖玩物貪名逐祿不務自守動輒有求

吝　不濟人之才當予者不予但有刓忍戀惜之意不教人以善所有則隱蔽惟恐他人知之

憂　患貧畏禍昔人謂禍患之來有有個處置若過於憂是無義無命也

佞　脅肩諂笑巧言飾語擎跽曲拳凡冀以逢迎投合人意向者皆是

欲　耳於聲目於色口於味鼻於臭四肢於安佚

懦　柔而無立隨俗浮沈自守不堅屈於威勢

偏　不求中正好惡任情

鄙　計瑣屑甘猥賤自客中來

悖　執己自是違衆從欲

比　不顧是非狥情黨物

怨
不安義命不務反躬一切歸咎於天人

恭禮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敬
正名辨分敬老崇賢居處恭執事敬內則攝思慮去知故凝然主一而無適外則正衣冠尊瞻視儼然莊重而不慢

謹
不侈然自放不軒然自得言不輕發事不輕舉不出位而思不怨天不尤人不居下訕上務隱惡揚善避嫌疑審去就不許以為直不徼以為知

讓

辭尊居卑推多取少慮以下人善則稱人

謙

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驕

挾富貴以自恣恃才美以為高常有欲自表見意便有伐在其中常有陵壓人意便有傲在其中

侈

大室廬華衣服盛車馬美飲食麗器用越制度不安分

誕

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

粗厲　氣象兀突難親

簡　接物不委曲與人無恩義

傲　簡賢德侮老成自處放肆待物輕率

別理得之於天具之於心

窮理　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凡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狀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之迹無一不當致知疑事毋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待人

不逆詐不億不信又當先覺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内自省親賢人遠小人

知人

識别邪正愛而知惡憎而知其善

處事

别是非辨可否審利害計始終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言

真偽忠佞貴于辨察

知命

貧富貴賤甘於自然

明

不讀非僻之書不為非禮之視

聰

不受浸潤之譖樂聞讜直之言

昏

於事不審是非可否於人不識誠偽善惡遠賢人交

小人

淺

以小小得喪為利害以小小毀譽為榮辱以小小逆順為愠怨

固

拘方泥曲執滯不通

陋

安於卑陋不務廣覽博取以長見識

淺 器識褊狹不能自居矜驕傲世侮慢才德

巧 好穿鑿徼以為智

不明 溺亂色觀非僻之書視非禮之物

不聰 諱聞過喜諛佞惡正直

輕 事不詳審而妄為言不詳審而妄發

浮 不敦篤

存心 真實無妄

盡己　言顧行行顧言

盡人　循物無違

極訦　為人謀而忠與人有終始體道無虛偽

詐　虛言罔人匿行炫燿

欺　食言偽言大言行事不確寔為人不親切有失自蓋藏

矯　心迹不相副沽徼以求名

論

多機關挾術數務詭隨易反覆

趙考古文集卷二